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现代文学经典文库

xiandaiwenxuejingdianwenku



郁达夫 著



现代文学经典文库
xiandaiwenxuejingdianwenku

沉沦·迷羊

郁达夫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沦·迷羊/郁达夫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3

ISBN 7-5354-2947-5

I.沉…

II.郁…

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
IV.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1883 号

责任编辑:田扬帆

责任校对:黄黎丽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10.5 插页:1

版次: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30 千字 印数:1-7000 册

定价:17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内容提要

《沉沦》于1921年10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，是郁达夫的第一部小说集。在《沉沦》里作者完全无视社会道德观念，大胆地写出被情欲折磨的青年的心灵。短篇小说《沉沦》是这部小说集中最可注意的一篇。写的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爱上了一位日本的少女，却因为积弱的民族造成的自卑而不敢表白，最后只有自杀。集中作品还大胆地描写了偷窥、手淫等个人隐秘行为，在一个道德至上的社会里，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。所以这部小说集出版之后，立刻遭到

上海文艺界最猛烈的攻击，同时也显示了人本的意义。

《迷羊》是一部中篇小说，192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。小说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长江沿岸的三个城市——“A城”、南京、上海为背景，描写了当时失意落魄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。作品中的“我”是一位大学刚毕业的王先生，在A城邂逅并爱上了身在江湖的名伶谢月英。他们相互痴情地爱着，但他们的生活无着开始出现了危机。小说大胆地自我暴露，狂热甚至病态，极富浪漫主义感伤气息，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。

自序

我的三篇小说，都不是强有力的表现。自家做好之后，也不愿再读一遍。所以这本书的批评如何，我是不顾着的。第一篇《沉沦》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，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 Hypochondria 的解剖，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，——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——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。第二篇《南迁》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

落，主人公的思想在他的那篇演说里头就可以看得出来。这两篇是一类的东西，就把它们作连续的小说看，也未始不可的。这两篇东西里，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，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，所以描写的时候，不敢用力，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。第三篇附录的《银灰色的死》，是在《时事新报》上发表过的，寄稿的时候我是不写名字寄去的，《学灯》栏的主持者，好象把它当作了小孩儿的痴话看，竟把它丢弃了；后来不知什么缘故，过了半年，突然把它揭载了出来。我也很觉得奇怪，但是半年的中间，还不曾把那原稿销毁，却是他的盛意，我不得不感谢他的。

《银灰色的死》是我的试作，便是我的第一篇创作，是今年正月初二脱稿的。往年也曾做过一篇《还乡记》，但是在北京的时候，把它烧失了，我现在正想再做它出来，不晓得也可以比得客拉衣耳的《法国革命史》么？

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七月三十日叙于东京旅次，达夫。

目 录

沉 沦

自序.....	1
银灰色的死.....	1
沉 沦	26
南 迁	88

迷 羊

迷 羊.....	167
----------	-----

银灰色的死*

上

雪后的东京，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。从富士山顶上吹下来的微风，总凉不了满都男女的白热的心肠。千九百二十年前，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。街街巷巷的店铺，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样，竭力的想多吸收几个顾客，好添些年终的利泽。这正是贫儿富主，一

样多忙的时候。这也是逐客离人，无穷伤感的时候。

在上野不忍池的近边，在一群乱杂的住屋的中间，有一间楼房，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气里。这一家人家，在这年终忙碌的时候，好象也没有什么活气似的，楼上的门窗，还紧紧的闭在那里，可是金黄的日球，离开了上野的丛林，已经高挂在海青色的天体中间，悠悠的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了。

太阳的光线，从那紧闭的门缝中间，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时候，他那一双同胡桃似的眼睛，就睁开了，他大约已经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。在黑漆漆的房内的光线里，他的脸色更加觉得灰白，从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颧骨，同眼下的深深陷入的眼窝看来，他定是一个清瘦的人。

他开了半只眼睛，看看桌上的钟，长短针正重垒在 X 字的上面。开了口，打了一个呵欠，他并不知道他自家是一个大悲剧的主人公，仍旧嘶嘶的睡着了。半醒半觉的睡了一忽，听着间壁的挂钟打了十一点之后，他才跳出了被来。胡乱地穿好了衣服，跑下了楼，洗了手面，他就套上了一双破

皮鞋，跑上外面去了。

他近来的生活状态，比从前大有不同的地方。自从十月底到如今，两个月的中间，他每昼夜颠倒的，到各处酒馆里去喝酒。东京的酒馆，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。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，所以肯同他闹，同他玩的，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，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。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，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，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，他的耳朵里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；他的鼻孔里，也会有脂粉，香油，油沸鱼肉，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；他的书的字里行间，忽然更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。她那一双迷人的眼睛，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了。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，渐渐儿的开放起来，两颗笑靥，也看得出来了。洋磁似的一排牙齿，也透露着放起光来了。他把眼睛一闭，他的面前，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。也有斜视他的，也有点头的，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

的，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总不知不觉的要跟了那只纤手跑去，同做梦的一样，走出了图书馆。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已经不在图书馆内的冷板凳上了。

昨天晚上，他也在这样的一家酒馆里坐到半夜过后一点钟的时候，才走出来，那时候他的神志已经变得昏乱而不清。在路上跌来跌去的走了一会，看看四面并没有人影，万户千门，都寂寂地闭在那里，只有一行参差不齐的门灯黄黄的投射出了几处朦胧的黑影。街心的两条电车的路线，在那里放磷火似的青光。他立住了足，靠着了大学的铁栏杆，仰起头来就看见了那十三夜的明月，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。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，才知道清净的电车线路上，电柱上，电线上，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顶上，都洒满了同霜也似的月光。他觉得自家一个人孤冷得很，好象同遇着了风浪后的船夫，一个人在北极的雪世界里漂泊着的样子。背靠着了铁栏杆，他尽在那里看月亮。看了一会，他那一双衰弱的

老犬似的眼睛里，忽然滚下了两颗眼泪来。去年夏天，他结婚时候的景象，同走马灯一样，旋转到他的眼前来了。

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岭，一面宽广的空中，好象有江水的气味蒸发过来的样子。立在山中的平原里，向这空空荡荡的方面一望，谁都能生出一种灵异的感觉出来，知道这天空的底下，就是江水了。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，在平原的起头的区中，有几点人家，沿了一条同曲线似的清溪，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间。有一天多情多梦的夏天的深更，因为天气热得很，他同他新婚的夫人，睡了一会，又从床上走了起来，到朝溪的窗口去纳凉去。灯火已经吹灭了，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。在藤椅上坐下之后，他看见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脸上。定睛一看，他觉得她的脸色，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没有半点分别。看了一会，他心里害怕起来，就不知不觉的伸出了右手，摸上她的面去。

“怎么你的面上会这样凉的？”

“轻些儿吧，快三更了，人家已经睡着在那里，别惊醒

了他们。”

“我问你，唉，怎么你的面上会一点儿血气都没有的呢？”

“所以我总是要早死的呀！”

听了她这一句话，他觉得眼睛里一霎时的热了起来。不知是什么缘故，他就忽然伸了两手，把她紧紧的抱住了。他的嘴唇贴上她的面上的时候，他觉得她的眼睛里，也有两条同山泉似的眼泪在流下来。他们两人肉贴肉的暗泣了许久，他觉得胸中渐渐儿的舒爽起来了，望望窗外，远近都洒满了皎洁的月光。抬头看看天，苍苍的天空里，有一条薄薄的云影，浮在那里。

“你看那天河。……”

“大约河边的那颗小小的星儿，就是象征我的星宿吧！”

“是什么星？”

“织女星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们就停着不说下去了。两人默默地坐了一

会，他又眼看着那一颗小小的星，低声的对她说：

“我明年未必能回来，恐怕你要比那织女星更苦咧。”

他靠住了大学的铁栏杆，呆呆的尽在那里对了月光追想这些过去的情节。一想到最后的那一句话，他的眼泪更连续不断的流了下来，他的眼睛里，忽然看得见一条溪水来了。那一口朝溪的小窗，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。沿窗摆着的一张漆的桌子，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。桌上的一张半明不灭的洋灯，灯下坐着的一个二十岁前后的女子，那女子的苍白的脸色，一双迷人的大眼，小小的嘴唇的曲线，灰白的嘴唇，都映到了他的眼睛里面。他再也支持不住了，摇了一摇头，便自言自语的说：

“她死了，她是死了，十月二十八日那一个电报，总是真的。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，总也是真的。可怜她吐血吐到气绝的时候，还在那里叫我的名字。”

一边流泪，一边他就站起来走，他的酒已经醒了，所以他觉得有点寒冷。到了这深更半夜，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他那

同地狱似的寓里去。他原来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里的；他住的楼上，也没有火钵，也没有生气，总只有几本旧书，横摊在黄灰色的电灯光里等他；他愈想愈不愿意回去了，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了到上野的火车站去的路。原来日本火车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；待车室里，有红红的火炉生在那里；他上火车站去，就是想去烤火取暖，坐待天明的。

一直的走到了火车站，清冷的路上并没有一个人同他遇见，进了车站，他在空空寂寂的长廊上，只看见两排电灯，在那里黄黄的放光。卖票房里，坐着了二三个女事务员，在那里打呵欠，进了二等待车室，半醒半睡的坐了两个钟头，他看看火炉里的火也快完了。远远地有几声机关车的车轮声传了过来。车站里也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在那里跑来跑去的跑。等了一会，从东北来的火车到了。车站上忽然热闹了起来，下车的旅客的脚步声同种种的呼唤声，混作了一处，传到他的耳膜上来；跟了一群旅客，他也走出火车站来了。出了车站，他仰起头来一看，只见苍色圆形的天空里，有无数

星辰，在那里微动；从北方忽然来了一阵凉风，他觉得冷得难耐的样子。月亮已经下山了。街上有几个早起的工人，拉了车慢慢的在那里行走，各店家的门灯，都像倦了似的还在那里放光。走到上野公园的西边的时候，他忽然长叹了一口气。朦胧的灯影里，息息索索的飞了几张黄叶下来，四边的枯树都好象活了起来的样子，他不觉打了一个冷噤，就默默的站住了。静静儿的听了一会，他觉得四边并没有动静，只有那工人的车轮声，同在梦里似的，断断续续的打动了他的耳膜，他才知道刚才的不过是几张落叶的声音。他走过观月桥的时候，只见池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楼台都沉在酣睡的中间，两行灯火，好象还在那里嘲笑他的样子。他到家睡下的时候，东方早已经灰白了。